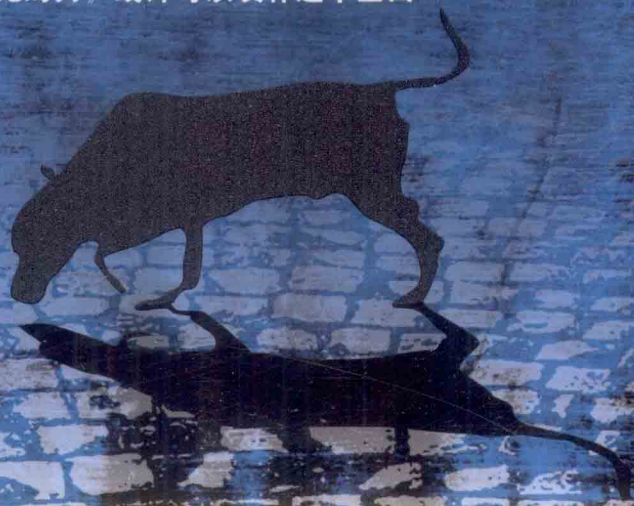


惊悚悬疑小说 亦农 作品

为诅咒的狗

房奴、孩奴、焦虑、忧郁、神经质……

我们当下缺少一部真正能探索揭示当代都市人心灵危机的好看小说，
《为诅咒的狗》或许可以填补这个空白



噬魂摄魄 步步惊心

金牌榜首《石佛镇》《血纸人》 冰心奖 《小说选刊》奖 获得者
中国作协会员 诡才作家亦农 惊悚新作

群众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为诅咒的狗 / 亦农著. —北京: 群众出版社, 2011. 6

ISBN 978 - 7 - 5014 - 4880 - 7

I. ①为… II. ①亦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1) 第 086837 号

为诅咒的狗

亦农 著

出版发行: 群众出版社

地 址: 北京市西城区木樨地南里

邮政编码: 100038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印 刷: 北京泰锐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
版 次: 2011 年 6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11 年 6 月第 1 次

印 张: 17

开 本: 787 毫米 × 1092 毫米 1/16

字 数: 310 千字

书 号: ISBN 978 - 7 - 5014 - 4880 - 7

定 价: 34.00 元

网 址: www.qzchs.com

电子邮箱: qzchs@163.com

营销中心电话: 010 - 83903254

读者服务部电话 (门市): 010 - 83903257

警官读者俱乐部电话 (网购、邮购): 010 - 83903253

文艺分社电话: 010 - 83903973

本社图书出现印装质量问题, 由本社负责退换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

楔子 / 1

“啊——”突然，从山洞最深处传来尖厉瘆人的叫声！非常短促，似乎刚传出口又戛然而止。

第一章 怪病上身 / 5

安贝儿拼命摇头，突然间嘴巴一鼓，伏身哇哇大吐，刚刚吃进肚子里的那些饭菜甚至还没有变色儿就全吐出来，菜的上面附着一层白呼呼、黏黏的液体。

第二章 血丝玉手镯 / 14

在那血丝玉手镯内，有一朵粉红的桃花，鬼斧神工的是从桃花蕊处，引出两根细若游丝的血线，蜿蜒缥缈似有若无。

第三章 狗儿子 / 32

毛毛狗避开了安禄平的视线，目光向前、向下看去。养狗手册上说，不要直视狗的眼睛，那对狗来说就是威胁，是攻击它的信号。

第四章 咬人事件 / 49

安禄平盯着小狗毛毛，突然脑海闪过一个念头：狗咬人，人咬狗，难道自己的女儿前世是小狗变的？

第五章 骷髅头 / 62

容善格忍不住扑哧笑了：“骷髅头是谁？”

赵哲梅说：“一个网友，才认识不久，挺有意思的家伙。”



第六章 探秘桃花窟 / 70

那天，安贝儿和小狗毛毛走进这个诡异的洞后，究竟发生了什么？

一个低低的怪音从前方传来。安禄平愣了一下，或许这里面隐藏着凶猛的怪兽？

第七章 人狗灵魂 / 81

小狗毛毛的心脏和一个孩子的心脏相似！三百万分之一，怎么会如此巧合……

第八章 骷髅女人 / 95

这是一个可怕的生着骷髅头的女人，除了那个可怕的脑袋，她的身体的其他部位还是相当迷人的。

第九章 天狗吞月 / 118

赵哲梅微微皱起眉，一个可怕的词在她脑海闪现——狗咒。那幅图案实际上是一个硕大狗头的大写意，像是原始社会人类始祖画在洞穴中的画，在狗头上方是一轮满月。

第十章 鬼门十三针 / 132

“我在那桃花窟中，明明看到一女鬼在程万贵身上扎鬼门十三针。既然鬼门十三针是破解邪恶狗咒的器具，女鬼如何又在程万贵身上使用？”



第十一章 目连娘娘 / 149

目连娘娘变成的恶狗，逃出地狱后，因十分痛恨玉帝，就蹿到天庭去找玉帝算账。她在天庭找不到玉帝，就去追赶月亮，想将它吞吃了，让自己变成黑暗的主宰。

第十二章 最隐私 / 156

安禄平的手伸进叠得整整齐齐的被褥里，他一直往里伸去。突然，他僵在那里，因为他的手碰到了一件东西。他几乎要停止呼吸了……

第十三章 缝制鬼娃 / 170

安禄平从来没有见过如此邪恶得令人惊悚的鬼娃娃，他们全都赤身裸体，一个身上的皮肤一块一块的，像缝满了补丁，那缝补的粗粗的绳子还清晰可见。

第十四章 邪恶传说 / 187

“圈子中的江湖郎中都知道，从来没有人见过目连娘娘的真面目，因为凡是见过她真面目的人，将只有一个结果，那就是——死！所以，没有人见过目连娘娘。据传说目连娘娘不是人，而是一具骷髅！”

第十五章 变异杀人夜 / 206

“死，你们都得死！”安禄平对容善格的叫喊置若罔闻，他看到了浴室和厨房之间那个棱角分明的墙角。他一步步走过去，而且把安贝儿的脑袋调整到正好对着水泥墙棱角的位置。



第十六章 鬼局 / 221

骷髅头打出一个顽皮的笑脸：“我只有你一个女朋友，你是我的唯一！”

赵哲梅脸上闪过一丝笑。突然，她的笑变得僵硬起来，甚至惊诧地用手捂住了自己已经半张的嘴……

第十七章 地狱审判 / 232

“安先生，你的根本症结，是因为生活压力给你造成的生理和心理疾病。而你的最后行为失控，却是因为你被注入了一种古老的迷药……你在不知不觉中掉进了一个巨大的圈套中。”

第十八章 大起底 / 251

赵哲梅抬头四顾，阴森森的洞壁陡立着，扑面一股寒气。她想起安禄平曾经说过的话：“我有一种直觉，觉得这里好像有两个世界。有一扇神秘的门，当你无意中穿过那扇门，你就会看到一个可怕的世界。”

尾声 / 265

满山遍野的桃花，芬芳扑鼻。安贝儿带着毛毛沿着沟底一蹦一跳地前行。忽然安贝儿俯下身扒开毛毛的嘴说：“爸爸妈妈，你们快瞧啊，毛毛又长出一颗牙！”

楔子

晨雾弥漫，无边的桃林，如仙似幻的迷境。

一对青春勃发的年轻恋人，早早地来到桃花塬。他们在桃林与浅草中尽情地嬉戏追逐。女孩咯咯的笑声像清脆的百灵鸟叫，在蔚蓝色的天空中飞扬。

“快来，来追我啊！”女孩说。

“你跑不掉的，看我怎么抓住你！”男孩在后面佯作追赶。

女孩像一头灵巧的小鹿，在桃树林和草丛中奔跑跳跃躲藏，男孩的身影越来越小。突然，女孩站住了。她似乎感到了什么异样，机警四顾。

在不远的前方，一棵桃树下，站着一位身穿白衣的女子，长长的头发一直到臀部。

女孩努力眨了眨眼睛，再看过去时，那个白衣女子不见了。

“嗨，你好！”女孩打招呼。没有回应，那棵桃树下空空荡荡的。也许是自己看走眼了。女孩安慰自己，但她仍不甘心，继续向前迈步。

“喂，有人吗？早晨的桃花塬真美啊！”女孩说着，还是没有回应。真的有桃花仙子吗？我看到了桃花仙子！疑惑在女孩的心中升起，她加快了脚步。突然在一团乱草下，她发现了一只粉色的皮鞋。

有人！女孩站住，四周变得死一样的寂静，空气也凝固了。不见了男朋友，只有一棵一棵的桃树和杂草。“喂，你的鞋子！”女孩子捡起那只漂亮的鞋子。没有人回答她。女孩注意到地上有践踏的痕迹，一瓣瓣桃花被践踏，残红处处。女孩小心地顺着那踏痕慢慢地向前走。

男孩的声音在后面远远地传来，女孩却充耳不闻。她专注地高抬腿、轻迈步，向前逼近。

突然，女孩脚下被绊了一下。她“呀”地大叫了一声，低头看到一对白皙的纤脚。她再顺着那纤脚往上看，在一棵粗壮的桃花树后面，眼前的景象令她目瞪口呆——足足三十秒钟后，女孩发出了惊惧凄厉的尖叫。

那是一具无头女尸。



光阴荏苒，转眼三年过去了。

满山遍野盛开着桃花，连空气都是浪漫的。可惜如今桃花已败，只剩下一地残红，像少女脖颈上流出来的血，让人心生丝丝透骨寒意。这一带有个很美的名字——桃花源。曾经有许多城里人来这里参观、游玩、散心。可三年前的那惨案后，这里变得宁静可怕，甚至连空气都浸透着阴森森死亡的气息。

在深深的沟底，在满目残红的山间碎石小道上，停着一辆七八成新的白色捷达车。车的顶部不知何时落下两瓣桃花，像两团溅开的猩红的血。车窗紧闭，捷达车在微微地晃动，就好像它坐落在一块弹簧垫上。两瓣桃花也在微微地晃动。有细微而压抑的声音从车窗缝隙里透出来。

急促的呼吸，微微的呻吟……

从这条桃花沟再往前三四百米，忽地一个右转弯，前面是陡峭的山，山壁耸立的伸向天空的高墙，下面是仅能通过一个人的洞口。洞口潮湿，有一缕无声的溪水从洞中流出，仔细看会发现，那溪水也隐隐地带着一丝血红。这会让人联想在它的上游不远处，会不会躺着一具尸体。或许他已经面目全非，腹腔被剖开，血慢慢地流出来，汩浸溪水中。

其实，山洞里还算开阔。这时候，正行走着一个扎着羊角辫的精灵般的小女孩。小女孩并不胖，甚至有些瘦削，穿着一件雪白的外套，一条黑黑的紧身裤，衬着她的腿格外白皙。

“毛毛，别跑！”小女孩喊。

在小女孩前面四五米处，有一条小狗，浑身雪白，正一蹿一蹦地继续往山洞深处跑。它不时因为踩到滑滑的石头，身体一个趔趄，差一点儿跌倒。它似乎受到了什么神秘力量的吸引，不顾小主人的一再召唤，依旧义无反顾地跳跃前行。

山洞四周的墙壁怪石嶙峋，乍看上去，就像地狱里无数的阴魂、厉鬼依附在上面，瞪着一双双模糊的鬼眼诡异地质视着闯入“禁区”的人。黑暗像一个无形的魔鬼，一点一点地吞噬着小女孩和她那只被称作毛毛的小狗。随着小女孩和小狗快速地进入，她们的身影很快变成了一大一小两个白点儿。

黑暗在她们的背后呼地拉起了一道坚实的黑幕。死神悄然睁开了猩红的眼睛，忽地一闪，又消失在黑暗中。天阴沉沉、黑黢黢的，似乎就聚在距头顶几十米的地方。风吹着桃叶，一阵又一阵哗哗作响，好像鬼手在和着死亡的节拍，死亡的盛宴即将开始。

七八成新的白色捷达车依然停在那里，看上去晃动得更厉害了。半张女人的脸紧贴在前面的车窗上，因为受到极大的外力挤压而变形，眼皮挤成一条缝，脸颊成了扁平的，半个鼻子快被挤没了，嘴巴半张着，能看到红红的

牙床和白森森的牙齿。从她那张嘴里，喷出来热热的气息和唾沫星儿，同时也喷出似乎被掐着脖子而无法顺畅出来的呻吟。

一只手掌撑在驾驶室玻璃窗上，五根指肚泛白，细白的腕上，一只血丝玉镯子在不停地晃动，时而会碰到前窗玻璃上，发出闷闷的一声微响。一只大手抚在驾驶室另一面的玻璃窗上，同时可以看到一条修长而白皙的腿和穿着性感黑色丝袜的纤脚。车窗里一片模糊，只能看到两团白影纠缠在一起，忽上忽下，忽高忽低，同时伴着粗重的男人畅快的低吼。

“啊——”突然，从山洞最深处传来尖厉瘆人的叫声！非常短促，似乎刚传出洞口又戛然而止。

捷达车里那个伏在上面的男人突然停止了动作，直起身侧耳细听。汗水如珍珠般从他的额前滴滴答答地往下落，落在身下那白皙女人丰满的胸部和腹部上。有一滴落到了女人的嘴里，女人感到一股咸涩的味道，“呸”地吐了出来。

“怎么了？”女人抬起头，刚才那张因挤压而变形的半张脸立即恢复了原样，只是暂时还没有血色，一半红润，一半铁青，像生着阴阳脸的女鬼。她的头发乱蓬蓬的像个鸡窝。

男人支起耳朵，听……

“不要疑神疑鬼，快来，人家还没够呢！”女人修长的胳膊像蛇一样缠绕住男人的脖子，重又把他拉到自己的胸前。

捷达车重新晃动起来，这次比先前晃动得更厉害。女人的声音由小变大，由压抑变得放肆。她那两条白皙的长腿紧紧地箍着男人的腰肢，随着男人腰肢的摆动，飞快地打着摆子。

寂静的山林，满山残败的桃花。一条指头粗细的游蛇从一棵树上无声地滑下来，从残败的桃花上无声地滑过。它看了看那辆晃动的捷达车，似乎被这个庞然大物吓了一跳，猛地扭头迅疾不见了。

一片碧青的树叶旋转着落下来。死一样寂静的山林，死一般不祥的空气！

山洞像张开死神的大嘴，永远那么大张着，随时准备吞噬任何闯入的生命。这个世界上，某些禁区是人类千万不可闯入的。

“啊——”从山洞深处又一次传来尖厉瘆人的叫声。男人猛然停止了动作，说：“有人惨叫！”女人睁开惺忪醉眼，说：“什么呀？我怎么没听到？”

“安贝儿，会不会是安贝儿出事了？”男人提起裤子，拉开车门跳下去。女人仿佛猛然醒过来，很快地穿好衣服，来不及捋一捋乱蓬蓬的头发跟着跳下车。

“安贝儿！”男人四顾，双手拢在嘴上大声地喊，并开始往前面跑。那正



是刚才小女孩走过的路。“安贝儿！安——贝——儿！”女人神色慌张起来，顾不得关上车门，紧跟在男人后面奔跑，还差一点儿跌倒。她的衣服显得很凌乱，头发也很杂乱，一只鞋的鞋跟儿也来不及提上来。

“安贝儿，安贝儿！”男人声嘶力竭地大喊。

女人紧追着：“安禄平，等我。”

跑到碎石山路的尽头，是陡立的山壁。山路在这里凶险地右转，就是那个突兀呈现的山洞。

被称作安禄平的男人毫不犹豫地钻了进去。脚下的地面有些潮湿，安禄平不停地大喊：“安贝儿，听到了吗？你在这里吗？快回答啊！”

安禄平一脚踩在光滑的石头上，重重地摔倒在地。他踉跄着站了起来，继续向前寻找。几次摔倒，膝盖破了，衣服破了，血渗出来了，湿了他的裤子。他的额头上不知何时撞出一个紫包儿，而他却浑然不知。

“安——”安禄平张嘴又要喊，却突然停了下来。

一缕微光从洞顶的缝隙中照进来，正打在安贝儿和小狗毛毛的身上。安贝儿像雕塑一样站在那里，一动不动地看着安禄平扑过来。

“安贝儿，你真的在这里！爸爸喊你半天，你怎么不说话？”安禄平问。小狗毛毛突然汪汪地叫了起来，很委屈地迎上来，但一心只扑在宝贝女儿身上的安禄平却过去抱住女儿：“贝贝，你怎么了？告诉爸爸，刚才发生了什么事？”

安贝儿看了一眼安禄平：“你在说什么？刚才怎么了？”

“刚才，我正在和你妈妈……”安禄平咽了一大口唾液，整个山洞忽然静寂得似乎能听到他那经过咽喉的咕咚一声，“我忽然听到一声刺耳尖厉的叫声，是你的声音吗？”

安贝儿说：“不是。我什么也没听到。”

“不可能，明明是我听到了那么刺耳的声音。安贝儿，快告诉爸爸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”安禄平蹲下来想凑近女儿一些，看清她的脸。

女人狼狈不堪地赶过来。看到眼前的一切，长长地舒了一口气，身体一软瘫靠在冰凉的墙壁上：“安禄平，你嚷嚷什么？你吓坏她了。”

小狗毛毛扑过去，在女人的裤腿和脚上蹭来蹭去的。

安贝儿抬眼看着女人，嘴巴闭得仅有一条窄窄的缝隙。

安禄平审视着女儿，忽然意识到，女儿一定在隐瞒什么。

第一章 怪病上身

白色的捷达车从坎坷的山沟小道艰难地驶出来，轻轻一跃，驶上宽敞平坦的高速公路，视野立即变得开阔起来。

安禄平开车。他旁边坐着的安贝儿，正好奇地翻着一本半旧的童话画册。车后座上坐着的女人此时头发理顺了，衣服也收拾整齐了。一身雪白的小狗毛毛显得有些烦躁不安，不住地低声吠吠。

“容善格，别再让它叫唤！”安禄平说。

被称作容善格的女人脸色红润，眉眼清秀。她冲毛毛招手：“狗儿子，到妈妈怀里来！”毛毛伸出细薄的舌头要舔她的脸。容善格躲闪着，却闭着眼作出要吻毛毛的样子。毛毛在容善格双手的安抚下，盘卧在女人修长的大腿上，情绪似乎好了许多。

容善格看了看安禄平，咽了口唾液，伸出手轻轻地拍了拍安禄平的肩：“你今天好像吃了兴奋剂，简直要把我吃了。哎，好久都没这样了。”

安禄平两眼平视前方，一辆车从旁边呼啸而过。“找死啊！”他狠狠地骂了一句，扭头看着坐在旁边的女儿，“我说过多少次了，坐在车上不要看书！会损害你的视力。”

安贝儿依旧津津有味地看着那本半旧的童话画册。安禄平两眼注视前方，耳边忽然又响起一声凄厉的惨叫声。他猛地晃了一下脑袋。

“刚才你没听到那种声音？”安禄平看了一眼后视镜。镜中正好映着容善格的半张脸。“什么？”容善格也看着后视镜。“一声惨叫，像小孩的声音。”安禄平迟疑了一下说。

“你肯定听错了，荒山野岭的，哪儿来的那种声音？会不会是你在那种时候出现的幻觉？”容善格抚了抚怀里毛毛的脑袋。毛毛温驯地靠在她的小腹上，令她感到热乎乎的，很舒服。

“不是幻觉，像是安……”安禄平侧目扫了一眼安贝儿，猛抬手啪地打在画册上。安贝儿吓了一跳，画册掉在了她的脚上。

“我刚才提醒过你，不要在车上看书，你没有听到？”

安贝儿弯腰捡起画册，扭过脸恨恨地瞪了安禄平一眼。



安禄平被安贝儿的眼光吓了一跳。他看到一双仇恨甚至带着一丝邪恶歹毒的眼睛，这样的眼神他以前从来没有在女儿脸上看见过。

“喂，安禄平，别对孩子这样！”容善格在后面突然提高了声音。

捷达车里一片沉静。

安贝儿两只小胳膊交叉着放在胸前，小嘴撅起老高。

安禄平目视前方，一脸木然。

容善格把毛毛放在一边，闭上眼睛。

前面就是北五家镇。容善格睁开眼向车窗外看，街道两边是新建的小商店、商场、酒吧和饭馆。她说：“安禄平，今晚在饭馆吃吧！我有些累，不想做饭。咱们家很久没有一起在外面吃饭了。安贝儿，你说好吗？”

“我要到饭店吃饭！”安贝儿神色生动起来。

“这里好像新开了不少饭店。”安禄平放慢车速沿着街边缓行，终于看到一家新开张的名叫“好再来”的饭店。“新开张的饭店为了吸引回头客，饭菜都比较实惠。”容善格拍着安禄平的后座背儿说。

年轻的服务员小跑着过来给安禄平引导停车。这是一家中低档饭店，里面的人还不少。此时天色已暗，饭店里灯火通明，穿着黄色工作服的男女服务员来来往往地忙个不停。

毛毛被留在车里，不满地冲着车窗外汪汪叫，细薄的舌头伸出老长。三个人走进饭店坐定。容善格点菜，特意为安禄平要了一瓶啤酒。

安禄平说：“你不怕警察查我？”

容善格说：“查什么查？我们出去再走几步就到家了，难道他们还追到小区里吗？”安贝儿似乎饿了，狼吞虎咽地大吃。容善格说：“慢些吃，管你饱！”

最后一道菜，服务员端上来一个沙锅，揭开盖子，一股异香扑鼻。安禄平猛地提了提鼻子，问：“什么肉这么香？”

容善格举起筷子夹了最大的两块肉，放到安禄平的碟子里。安贝儿抄了一大块肉，小嘴吹了几下就大吃起来。

容善格看安禄平大嚼着她夹给他的肉，眼神中闪过一丝狡黠的笑。安禄平看了她一眼，不知道她葫芦里卖的什么药。她只有在心情好，在对他“使坏”的时候，才会有这种眼神。

容善格递过杯子：“给我倒杯啤酒，我也想喝。”

“女人喝什么酒！”安禄平说。男人喝酒会乱性，他相信女人也会。醉酒的女人在外面最容易被男人占便宜。这个世界上没有几个男人愿意看到自己的老婆喝酒。

“女人怎么就不能喝酒？若在家里我还想喝点儿白酒！”容善格夹起一小块肉塞进嘴里，她的眼神变得有些暧昧飘忽。安禄平发现，妻子也很漂亮和性感，尤其是那一张薄而小巧、艳红的嘴唇，让人忍不住想去轻轻吮吸。他不由得想起在车里她放荡的样子。

安禄平给容善格倒满一杯啤酒，把酒杯递过去。容善格接酒杯时，顺手用指肚儿在安禄平掌心顶了一下，大眼睛盯住安禄平：“哎！”

“什么事？”

“你怎么在外面那么有劲！”容善格脸上漾起两片红云，压低声音，“我还想要。”安禄平左右看了看，怕别人听到容善格的话。离他们不远处并肩坐着一对年轻的恋人，女孩正夹着一个虾往男孩嘴里塞。两人世界旁若无人，他们恐怕不会有闲心听别人的闲话。

“听到没有？我还想——要！”容善格说。女人撒娇常常使她们看上去更有诱惑力，也是她们更漂亮的时候。安禄平想说些温柔的话去安慰女人。就在这时，安贝儿突然放下筷子：“我肚子疼！”

两个人把注意力集中到女儿身上。安禄平轻轻地给安贝儿揉小肚子。他看过一本有关儿童经络的书。小孩发育不完善，有时候也会肚子痛，轻轻地揉一揉，舒通经络就好了。

“现在感觉怎么样？”

“好一点儿！”安贝儿拿起筷子又夹起一大块肉塞进嘴里。

容善格看着女儿的吃相，忽然想起一件事：“我同事的儿子，最近获得全国小学生奥林匹克数学竞赛的冠军，还上了中央电视台。安贝儿，你得好好学数学。哪一天，我带你去见见那个小神童，看看人家是怎么学‘奥数’的，咱也争取拿大奖。”

安贝儿啪地扔了筷子，捂住耳朵说：“我不想听，我听到‘奥数’头就痛。”

容善格道：“这孩子怎么这么怕困难！学生的职责就是好好学习。学习上越有困难越要努力克服。你把它克服了就不再头痛了。”

安贝儿拼命摇头，突然间嘴巴一鼓，伏身哇哇大吐，刚刚吃进肚子里的那些饭菜甚至还没有变色儿就全被吐出来了，菜的上面附着一层白乎乎、黏黏的液体。容善格变了脸色：“宝贝儿，怎么回事？”

“都怪你，孩子吃饭还得听你啰唆‘奥数’。”安禄平让安贝儿换了个姿势，伏在了自己的大腿上。

容善格大喊：“服务员！”两个年轻的女服务员闻声跑来，看着面前发生的一切，不知所措。安贝儿还在吐，把刚刚吃的吐完了，接着往外吐酸水。白亮的液体顺着她的嘴角拖到地上。安禄平轻拍着她的背：“怎么了？为什



么会这样？”

安贝儿慢慢地直起身偎在他怀里，脸色像 A4 纸一样苍白。

“快叫你们老板来，我女儿刚才还好好的，吃了几口你们的菜就成了这样，怎么一回事儿？”容善格把怒气撒向饭店。

一个四十多岁的男人跑过来，赔着笑脸问：“你们点了什么菜，豆腐、香菇，还是红烧狗肉？这狗肉是我今天早上亲自去进的货，没有问题。”

“怎么样？安贝儿？”安禄平一直关注着女儿的神情。安贝儿指着沙锅，声音软软地说：“恶心！”

老板更加疑惑：“请问，孩子以前吃过狗肉吗？”

“吃过，可是从来没有出现这种情况。你能说狗肉没有问题？”容善格质疑。“不会是狗肉过敏吧！”老板招手让服务员给安贝儿倒了一杯热水。安禄平接过水杯，喂着安贝儿一口一口地喝下去。

“大姐，我们饭店刚开张，不可能弄些烂肉糊弄顾客。我们还得在北五家镇混下去呀！”

“别叫大姐，明明是我女儿好端端地进来，吃了你们的饭菜就哇哇地呕吐，你怎么解释？”容善格说。

“大姐，我不能说你女儿有什么毛病。饭店旁边就有一家中医门诊，里面有位神医看病很准，我陪你们去。如果是我的问题，饭钱我一分钱不收，还包你女儿所有的医药费，如何？”

容善格没有更好的选择：“只要你不是和他合伙来骗我们的。”

“天地良心。”老板直拍胸脯。

四个人出了饭店大门，然后左拐，行走了一百多米，果然有一家中医门诊，门两边还有对联：济世悬壶有丹意，仁心妙手可回春。一个年轻的黑皮肤女人在柜台后面无声地欢迎他们。

“快，请扁神医！”饭店老板急赤白脸地催。黑皮肤女人急忙转身往内屋去。片刻，一声咳嗽，白门帘被挑起，走出一个瘦削老头。他刀条脸，颌下无须，看样子有五六十岁。

“原来是范老板！”

被称作范老板的男人指着安贝儿，说：“扁神医，你快给瞧瞧吧！这孩子刚才吃了我家的饭，突然呕吐起来！”

扁神医名叫扁易容。他示意安禄平抱着安贝儿坐下，细细看了安贝儿的神色，又用枯瘦食指扒开安贝儿的眼皮看了看，让安贝儿张开嘴大呼了几口气，然后才伸手搭脉。少顷，看了看安禄平和容善格，说：“两位是孩子的爸爸妈妈了？”

容善格点头：“大夫，安贝儿是什么病？”

“撞见了她不该撞见的东西。你们去了哪里？”

安禄平说：“桃花窟。我和她妈妈在车上，她一个人进了桃花窟，后来我听到她的尖叫声！”

“噢！”扁易容倒吸了一口冷气，过了二三分钟，说，“呕吐这种病无年龄和季节限制，以婴幼儿较多见，夏秋季节较易罹患。小儿呕吐多由伤食、胃热、胃实、肝气犯胃、惊恐等引起。孩子可能属受惊恐而致，会呕吐清涎、面色忽青忽白、心神烦乱、睡卧不安。所以，要采取安神镇惊和胃止呕之法。”

安禄平听到“惊恐而致”，心中不由得一沉。容善格问：“大夫，孩子的病是不是因为吃了他们家不洁的饭菜引起的？”扁易容上下打量着容善格，然后摇头：“我刚才已经说了，惊恐所致，与吃什么没有关系！”

范老板长长地舒了一口气，如释重负。

扁易容说：“这种病症，恐怕唯有用‘鬼门十三针’才可见奇效。”

“‘鬼门十三针’？这名字听起来好可怕。”容善格说。

“不要害怕，它只是一种治疗手段。”扁易容转身进屋，取出一个漆黑色的皮盒打开来，里面并排放着十三根细长如丝的银针。

安禄平脸色变了：“大夫，你要用这些针？”

“人身上有经络穴道，受惊风邪气，可以通过扎针来解。”

“都扎什么地方？”容善格问。

“自鬼宫起，次针鬼信、鬼垒、鬼心、鬼路、鬼枕、鬼床、鬼市等一共十三个穴位。可依病情而选，不必全扎。”

安禄平感觉这些穴道都和鬼有关，想象安贝儿身上扎着十几根银针的模样，又看那细针足可以将安贝儿单薄的身体穿透，不由得连连摇头：“不，我不相信这种方法。我们还是去儿童医院吧。”

扁易容看着安禄平：“实话实说，安贝儿的病如果不及时治，后果会很严重。”容善格问：“扁神医，能不能用中药治疗？我们不想给这么小的孩子扎针。”扁易容说：“中药倒是可以，只是疗效不能马上看到，需要一段时间。”

“先给孩子用中药调理吧。”容善格从安禄平怀中接过安贝儿说。

扁易容的目光瞟过容善格腕上那枚手镯，微眯的眼皮颤了又颤，瞎了的眼睛似乎要睁开。“请稍等，我再给她做一些检查。”说着，他伸出如竹的枯手掀开安贝儿的上衣。

在安贝儿的小腹上，赫然有一枚桃花记。扁易容用手抚了抚，又凑近细看：“这不是后天形成的吧？”容善格说：“是胎生的，我怀疑是遗传的。”“噢，原来如此。”扁易容用力搓了搓手，掏出手绢拭去鼻尖的细汗。然后在



安贝儿胸口轻揉了几下。放下衣服，扁易容说：“孩子需要几服中药来培养。”

“培养？”安禄平觉得这词儿有些怪。

“啊，是需要用几服中药来保养，一个疗程是十五天。五服药，每服药可以重复用三天。有些事在大人眼中看似平常，也可能对小孩子造成巨大的惊吓。我给她开一方药——全蝎观音散。”扁易容迅疾写了方子交给黑皮肤的哑巴女药师。

此时，范老板自觉已解脱了罪名，先行告辞了。

安禄平跟着哑巴女药师去药房取药。

“不要紧张，这种病经常会在孩子身上发生，只要及时吃药，就会安然无恙。”扁易容看了看坐在那里的容善格，“这位女士，你胳膊上的那只镯子很特别。能让我瞧一瞧吗？”

容善格将镯子轻轻地从胳膊上捋下来：“扁神医也懂玉石？”

“谈不上懂，只是一点儿爱好。”扁易容举起玉镯向着阳光的方向看了看。“这镯子是从商场买的吗？”

“不，是祖传的。”

“血丝玉手镯，好啊！”扁易容说。

安禄平从内室出来，抱起安贝儿，与容善格带着几服中药匆匆地离开了。扁易容站在门口望着他们一家人远去的背影，半晌，慢慢地转过头对哑巴女药师说：“给娘娘送个信，就说我有事要见她。”

药熬好了，热腾腾的药汁从药罐里倒了出来。

安贝儿从浴室出来，换了一身崭新、洁白、柔软的睡衣。看到妈妈端来的漂着药沫子的碗，她不由得皱起眉头：“好难闻，我不喝。”

容善格说：“良药苦口，喝了你的病才会好。”药慢慢放凉了，在容善格的一再催促下，安贝儿紧锁着眉，咬着牙咕咚咕咚地喝了下去。“睡觉去吧。跑了一天也早该累了。”容善格催促着女儿。

“晚安，妈妈！爸爸晚安！”安贝儿推开卧室门，忽然声嘶力竭地尖叫了一声。安禄平猛地一惊，急忙奔过去：“又发生什么事了？”

“爸爸，你瞧！”安贝儿指着自已的小床。毛毛好像回到自己安稳小窝似的，正卧在小床中央，一双溜圆的眼睛发着令人毛骨悚然的蓝荧荧的光。安禄平捡了个拖鞋冲过去，毛毛发现气势不对，噌地跳下床，要往床底下钻，被安禄平拉住后腿一把拽出来。他同时用皮凉鞋的底儿劈头盖脸地抽在它身上。毛毛被打得“嗷嗷”惨叫，在小屋里乱窜。

“别打坏了！”容善格怀里抱着崭新的被单和褥子跑进来，“安贝儿床上的东西也该换了。”

安禄平停住手，怒视着毛毛，呼呼地大口喘气。毛毛夹着尾巴，眼睛从下向上怯怯地看着安禄平。安禄平忍不住怒气，又上去猛地踢了毛毛一脚：“滚！”那一脚正踢在毛毛的后腰上，疼得它连连几声惨叫，夹着尾巴跑出安贝儿的卧室。

安贝儿说：“敢上我的床，打死你！”

容善格一边铺床一边说：“安贝儿，你以前不是挺喜欢它的吗，今天怎么这样恨它？”

“谁让它上我的床，没经过我的同意就是不行。从今天开始，没有我的允许，不许它进我的卧室。”安贝儿叫嚷着。

“安贝儿，你这是怎么了？以前你不是很想让毛毛进来与你做伴吗？”

“就不！”安贝儿踢掉了拖鞋。

容善格关上小卧室的门走出来，看到安禄平坐在客厅沙发上闷头吸烟，就把窗户又开大了一些。她回身走到躲在一角的毛毛身边：“毛毛，不听话，挨打了吧？对不起啊，爸爸不该用那么大劲儿打你，妈妈给你道歉！”毛毛仰着脸，眼睛一眨不眨地看着容善格。容善格忽然惊诧道：“安禄平，小狗流眼泪了。快来看！”安禄平只瞪过来一眼，屁股却没动。他一直嫌养小狗麻烦，如果不是安贝儿喜欢，他绝对不会在家里养狗。在城里想养条狗，要给它上户口，打四联防疫苗，还得天天出去遛它，伺候它吃喝拉撒，要多麻烦就有多麻烦。

“噢，乖乖，不哭！等会儿妈妈替你教训爸爸！”容善格看上去心情不错，安慰了毛毛，还特意换上一件艳红色、半透明、性感的上衣，回头催安禄平快去洗一洗。在许多夫妻之间，这个“洗一洗”有着与众不同的含义，它常常是一方向另一方表达做爱的暗示。

安禄平感到有些乏，简单地冲了一个淋浴后，进卧室重重地躺倒在床上。

容善格洗完澡，对着浴镜在脖颈、腕上喷了些香水。赵哲梅曾悄悄提醒过她，香水味儿有助于提高男人性欲。容善格轻柔地触摸着自己的脖颈。她的脖子白皙而细长，肌肤还像少女般闪亮。

卧室里，终年摆放着一大束盛开的桃花，娇艳欲滴。容善格走过去，拿起一瓶香剂在上面喷了喷，屋子里立即弥漫着一股淡淡的桃花香。

“安禄平，后天张刚要来，他约请几个同学吃饭，你去吗？”

“我不去。”安禄平不假思索地说。

“你还在记恨他。应该是他记恨你才对，是你把我从他的手上抢了过来。人家大人有大度，就你小心眼儿。”